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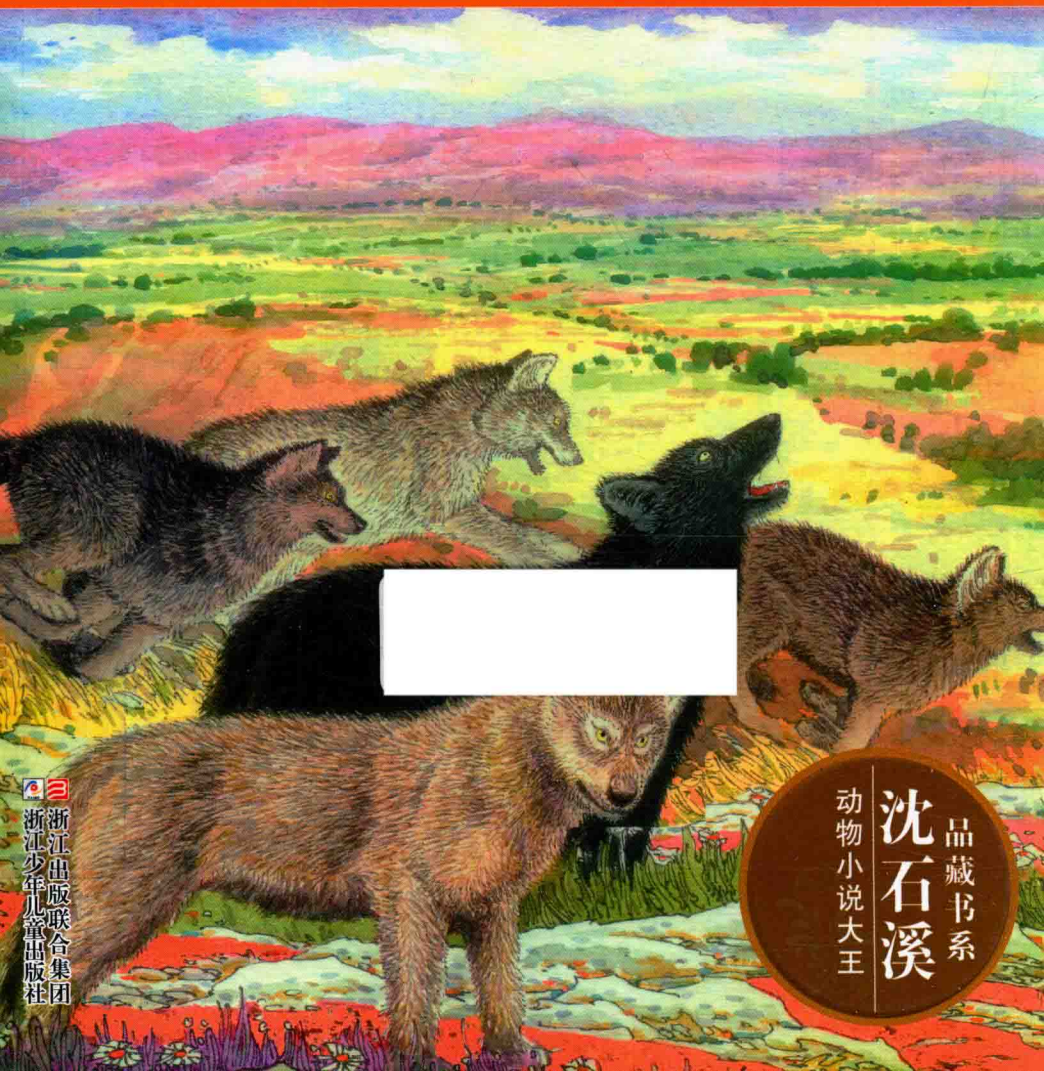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 · 品藏书系

最新力作

DONGWU XIAOSHUO DAWANG
SHENSHIXI
PINCANG SHUXI

五只小狼

沈石溪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品藏书系
沈石溪
动物小说大王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 · 品藏书系

最新力作

DONGWU XIAOSHUO DAWANG
SHENSHUXI
PINCANG SHUXI

沈石溪
著

五只小狼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杭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只小狼/沈石溪著.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 1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品藏书系)

ISBN 978-7-5342-9777-9

I. ①五… II. ①沈…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89958 号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品藏书系

五只小狼

WU ZHI XIAOLANG

沈石溪 著

责任编辑 龚小萍

绘 图 胡志明工作室

装帧设计 艺诚文化

责任校对 冯季庆

责任印制 林百乐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网址: www.ses.zjcb.com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9.875 彩页 2

字数 205000

印数 1—120000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42-9777-9

定价: 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MULU

一	巧遇一家子狼	1
二	想方设法与狼亲近	18
三	突破狼的三十米警戒距离	32
四	母狼把祸水引到我身上	45
五	黄美人遇难	61
六	母狼临终托孤	72
七	找了一个狗保姆，却被黑兵痞气疯了	82
八	我知道不能偏心眼，但就是喜欢俏妹妹	98
九	狼的斋日，花政客展露两副面孔	115
十	血腥的地位排序	124
十一	猎杀小猪崽，黑兵痞成了真正的狼酋	142
十二	可恶的红额公猴	160
十三	可怜的腊八成了狼性的祭品	181
十四	解救捕兽铁笼里的黑兵痞	196
十五	狼熊大战，老公狼血洒猎场	213
十六	新成员加入，狼群开始壮大	244
十七	狼群和我捉迷藏	259

十八 狼群逼宫,我不幸中了圈套	274
十九 我被迫和狼群拜拜了	289
另类生命的成长轨迹	304
获奖记录	308
珍藏相册	310
图书最新情报	312

一 巧遇一家子狼

我认识这家子狼，纯属偶然。

那天上午，我带着藏族向导强巴，到高黎贡山南麓，考察灵长类动物滇金丝猴在这一带的分布情况。强巴四十出头，是当地山民，满脸络腮胡子，相貌骁勇剽悍，曾经当过几年猎手，熟悉雪域森林和各种飞禽走兽，是我从事野外研究工作的得力助手。高黎贡山没有公路，我们是沿着采药人、淘金者和马帮踩踏出来的一条羊肠小道，徒步进山的。我怕狗嘹亮的吠叫声会惊吓我所要观察的滇金丝猴群，所以没带猎犬。

来到三岔路口，强巴说，他前两天在野猪经常光顾的臭水塘旁安置了一张捕兽天网，要去看看有无收获，蠢笨的野猪是否落网。

于是，我们朝左拐，拐进一条荒无人烟的山沟。

在地图上，这条山沟名叫野狼谷。地名很凶险，叫人不寒而栗。

钻进山沟，高大挺拔的常绿针叶林遮断阳光，明朗的世界

突然间变得阴暗，就在这时，一股冷风吹来，隐约听到呦呦呦的叫声，声音很难听，就像婴儿嘶哑的啼哭。

强巴侧耳细听，两条剑眉渐渐拧成疙瘩，脸色变得严峻，取下挎在肩上的双筒猎枪，压低声音对我说：“是狼在叫，哦，还不止一只狼，有好几只狼呢。”

我的心怦怦乱跳，紧张得头皮发麻。我是云南省动物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选择高黎贡山和怒江峡谷作为我长期从事野外考察的基地。为了工作方便，我曾阅读大量介绍当地风土人情和历史沿革的文献书籍。

我记得很清楚，当地县志上记载过这么一件事：1944年夏天，侵缅日军派出一支特遣小分队，穿越高黎贡山风雪垭口，企图刺探驻守在此地的中国远征军的情报。这支由十二名全副武装的日寇组成的特遣小分队半夜钻进这条二三十公里长的野狼谷，就再也没有见他们出来，只听得激烈的枪声和狂暴的狼嚎，从深夜一直响到黎明。翌日晨，一名樵夫进山砍柴，在野狼谷发现一堆零乱的白骨，几把三八大盖、一挺歪把子机枪和许多被咬成碎片的日寇军服，军服上斑斑血迹还未完全凝结，在附近还找到七八只被子弹射穿身体的死狼。显然，日寇特遣小分队一进野狼谷就遭遇了庞大的饥饿的狼群，双方展开血腥厮杀，在付出惨重代价后狼群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从此，很长一段时间，野狼谷成了死亡的代名词，药农不敢进去采药，樵夫不敢进去砍柴，淘金者不敢进去寻觅成色极佳的沙金，就连浩浩荡荡的马帮，宁肯多绕一百里崎岖山路，也不愿从野狼谷穿行。

要真是碰到狼群，麻烦可就大了。虽然强巴端着一支猎枪，虽然我腰带上插着一把防身用的阿昌刀，但我们的火力比当年日寇特遣小分队弱多了，战斗力更是差远了，那些武装到牙齿凶暴残忍绝不亚于虎豹豺狼的日本鬼子尚且不是狼群的对手，我和强巴当然就更免不了要葬身狼腹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趁狼群现在还没发现我们，脚底抹油，溜之大吉，这肯定是上策。我想叫强巴撤退，撤退其实就是逃跑，不过是换种好听的说法而已，可话已到了舌尖，又被我强咽了下去。

我看见，强巴双目炯炯地注视着前方，脸上丝毫看不出畏惧，眉峰高挑，下巴拧动，倒有一种冒险的兴奋和激动。他猫着腰，用枪管轻轻拨开树枝和灌木，向狼嚎方向摸过去。

我晓得，生活在滇北高山雪域的藏族同胞，最瞧不起贪生怕死的胆小鬼。假如我现在说要撤退，肯定会招来强巴鄙夷的目光。再说，我身为动物研究员，只是听到几声狼嚎，还没见到狼的影子呢，就吓得屁滚尿流，也实在太丢人现眼了。

没办法，我只有硬起头皮假充好汉，紧握那把随身佩带的雪亮的阿昌刀，忐忑不安地跟随在强巴后面。

越往前走，狼嚎声越清晰可辨。呦嗷，咔嚓，呦嗷，咔嚓，嗥叫声中还夹杂着噬咬声。我虽然没有与野狼打过交道，但在昆明圆通山动物园的野狼馆实习过三个月，对狼嚎声并不陌生。声音也是一种形象，那声嘶力竭的嗥叫声，那咔嚓咔嚓凶猛的噬咬声，在我脑子里幻化成一匹健壮凶暴的大灰狼，正穷凶极恶地盯着我们。我感觉到自己的腿在抖，手也在抖。我

告诫自己，要沉住气，要保持镇定，别像个懦夫似的遭人笑话。可四肢根本不听脑子指挥，仍瑟瑟抖个不停，继而身体也开始颤抖，就像害了帕金森综合征。

前面就是臭水塘，微风飘来一股刺鼻的盐碱味。狼嚎声越来越响亮，虽然隔着灌木还看不见狼，但我相信，野狼近在咫尺了。

强巴好像看出了我的胆怯，附在我耳畔悄声说：“沈老师，你站在这里别动，我先过去看看，摸清情况我再叫你。”

我想了想，点头说：“也好，两个人分开一点距离，彼此也能有个策应，万一有狼从你背后偷袭，我也可以及时掩护你。”

强巴钻进树林。不愧是有经验的猎手，一米八几的个子，高大魁梧的身材，却比野猫还要灵巧，在茂密的树丛间腾挪跳跃，没发出一点声响，很快就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每一分钟都是漫长而又痛苦的煎熬。

过了十几分钟，臭水塘方向传来强巴欢快而轻松的喊叫：“沈老师，快来看哪，我的猎网逮住了一匹大母狼，哦，还有五只小狼崽！”

我悬吊的心这才放下来，长长地舒了口气，赶紧将锋利的阿昌刀插进牦牛皮做的刀鞘，然后跳跃式冲出树林，兴致勃勃去看稀罕儿。

臭水塘旁一棵海棠树上，果然用猎网吊着一匹大黄狼！

所谓猎网，亦称捕兽天网，是一种原始的狩猎工具。猎网形状类似渔民用的撒网，长宽各约三米，猎人将猎网吊挂在树枝上，将诱饵置放在树下，当猎物经过，嗅闻到诱饵的香味，

去抓吃诱饵时，触动连接在诱饵上的机关，那张开的大网便从天而降，将贪食的猎物罩住。猎物免不了挣扎，于是就牵动连接在网绳上的另一个机关，拴绑在树杈上的大石头坠落，猎网刹那间收拢，在杠杆作用下，网绳迅速往上拉升，猎物腾空吊起，上不沾天下不着地，陷入插翅难逃的绝境。

被强巴用来做诱饵的，是一只被绑住双腿的斑鸠，斑鸠还没死，还在扑棱翅膀。

大黄狼离地约一米五，非常方便我们就近观察。见有人靠近，大黄狼凶狠地嗥叫，拼命挣动，还张开狼嘴狠劲咬网绳，企图冲破猎网。但它的努力是徒劳的，用枉费心机来形容恰如其分。

强巴的猎网，是用比手指还粗的尼龙绳编织而成，别说狼了，就是长着锋利獠牙的公野猪，也休想咬破网绳。猎网剧烈摇晃，树枝哗啦啦响，仅落下几片翠绿的树叶。我放心地走到离网兜仅半米远的地方，上下左右全方位观察这匹大黄狼：强巴的猎网网眼很密，每个网眼约有拳头大小，大黄狼四条腿从网眼伸出来，在空中游泳似的划动；尖尖的嘴吻也分成两个部分，上下腭从两个网眼间刺探出来，网兜很大，空间较为宽敞，不管大黄狼在里头如何折腾，网绳也不会勒伤它。

我围着网兜转了几圈，用狼的标准来衡量，这匹大黄狼称得上是个绝色佳丽：皮毛色泽凝重，就像用紫铜铸成的雕像；牙口约三岁，既青春又成熟；身体细长呈流线型，狼尾蓬松如帚，浑身上下不见一处伤疤；四肢细长，腿部肌肉凹凸有致；一口狼牙毫无磨损，如坚冰雕成，闪着耀眼的寒光；一双狼眼

白多黑少，闪烁着冷毒的光芒。果真是一匹母狼，腹部十余只乳房，结实饱满，就像吊着十枚鸵鸟蛋。

假如要给这匹大黄狼起名字，叫它黄美人是很恰当的。

这虽然有点冒犯人类的名讳，有点损害人类的尊严，但我想，我们给人起名字或起绰号，常借用动物的名称，什么狗蛋、虎妞、豹哥、牛娃、小燕子等，早就习以为常。人类能这么做，为追求公允，动物也应该能这么做，所以我借用一次人类的尊称来给动物起名，这不算太过分。

在我打量和欣赏黄美人的当儿，强巴已在海棠树下用随身佩带的藏刀挖出一个深约半米的土坑，正往臭水塘边捉拿五只小狼崽。这是一窝看起来出生顶多一个月的小狼崽，叫起来奶声奶气，刚刚学会蹒跚奔走，原来是聚集在海棠树下仰脸向吊挂在半空的大黄狼哀哀叫唤的，看见强巴和我过来，或许也是听到大黄狼的嗥叫报警，出于求生的本能，便四散逃窜。可它们年龄太小，胎毛还未完全褪尽，腿脚还十分稚嫩，根本就跑不快，也不晓得该往哪儿跑。

臭水塘边是一片沙滩，既无洞穴也无灌木，一览无余，没地方躲藏。有两只小狼崽逃到沙滩一块裸岩下，将脑袋拱进沙滩与岩石间的缝隙；有两只小狼崽跑来跑去都在原地转圈圈；有一只浑身漆黑的小狼崽，逃到臭水塘边，不顾一切地扑通跳进水去，它还不会游泳，咕嘟咕嘟灌了两口盐碱水，又狼狈不堪地逃回岸上来。强巴身手矫健，捉这些小狼崽犹如瓮中捉鳖，三下五除二，手到擒来，只用了几分钟时间，就把五只小狼崽全部“捉拿归案”，放进用藏袍下摆捏成的衣兜里，回到海

棠树下，准备扔进刚挖好的土坑去。

土坑虽然只有半米深，但这些小狼崽还不会跳跃，更不会攀爬蹿高，就像被关进了插翅难逃的土牢。

我饶有兴味地看着强巴将小狼崽们扔进土坑。强巴的动作稍嫌粗鲁，抓住小狼崽的颈皮，在我面前晃荡一下，让我看清它们的尊容，然后随手扔进土坑去。狼虽说是凶猛的野兽，但小狼崽却胆小软弱，毫无反抗能力。被强巴捏在手里，小狼崽害怕得眼睛闭起，四条小腿和那条小尾巴勾缩在腹部，身体瑟瑟发抖，发出老鼠般吱吱呦呦的哀叫声，就像任人摆布的可怜的小狗。

再凶悍再强大的动物，幼年期都是很虚弱的。

在扔最后一只小狼崽，就是那只跳到臭水塘去浑身漆黑的小狼崽时，发生了小小的意外。当强巴捏着它的颈皮提起来在我面前晃荡时，我看见，这只小狼崽的神态与前面四只小狼崽完全不同。它的眼睛并没有因害怕而紧紧闭上，恰恰相反，两只眼珠子瞪得圆圆的，毫无畏惧地看着我；四条小腿和那条小尾巴没有蜷缩起来，而是肆无忌惮地在空中舞动；身体虽然在臭水塘里浸湿了，却没有发抖；嘴唇上几根细细的胡须挺得笔直，从喉咙深处发出低沉的嗥叫。我立刻想到一个词：张牙舞爪；还想到一句俗语：吹胡子瞪眼。这时，强巴扭动手腕要把黑狼崽扔进土坑，突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黑狼崽脖颈儿猛地一扭，在强巴的手臂上啊呜咬了一口。强巴哎哟叫了一声，急忙撒手，黑狼崽扑通一声掉进土坑。

强巴的右手臂上，有一排深深的齿痕，中间两个最深的齿

痕里，渗出殷红血丝。

幸亏是只还在吃奶的小狼崽，嘴里只有一排细密的乳牙，要不然的话，被犬牙交错的成年狼这么来一口，强巴这条手臂极有可能就报废了。

强巴气得满脸通红，蹲下身来，在黑狼崽脑壳上狠狠掴了一掌：“小畜生，你敢咬我，我拧断你的脖子！”

强巴是山里汉子，孔武有力。这一巴掌扇下去，啪的一声脆响，黑狼崽皮球似的在土坑里打了两个滚，似乎被打晕了，梗着脖颈儿挣扎了好一阵才重新站立起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它虽然挨了揍，却并不屈服，站立起来后，又龇牙咧嘴朝强巴呦呦呦凶猛地嗥叫。

小小年纪，就这么桀骜不驯，就这么倔强好斗，胆子大得出奇，打不怕也打不服，可以预测，长大后肯定是匹八面威风的大公狼！哦，要给它起名的话，叫它黑兵痞蛮合适的。

兵痞者，凶悍不讲理，以杀戮为职业。

强巴被黑兵痞的态度激怒了，扬起手掌又要打，被我一把拉住了。我笑着当和事佬：“算啦，大人不记小人过，大人也不记小狼过，饶了它这一回吧。我背囊里有消炎药，我给你擦擦药吧。”

强巴气咻咻地往自己右臂涂碘酒抹消炎粉。

就在强巴教训黑兵痞的当儿，困在猎网中的黄美人声嘶力竭地咆哮起来，仇恨的眼睛死死盯着强巴，身体拼命颤动，用暴跳如雷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我可以肯定，此时若把黄美人从猎网里放出来，它会不顾一切与我们搏杀的。

打在幼兽身上，疼在母兽心里。

当然，黄美人不可能如愿以偿，暴跳得再厉害也无济于事，反倒被网绳蹭掉了许多狼毛，纷纷扬扬撒了一地。

我不晓得黄美人是怎么被猎网擒获的。这种原始的狩猎工具，通常是用来对付野猪的。野猪比较粗心，警惕性也弱，又特别贪嘴，见到诱饵不顾三七二十一就扑上来撕咬，当然也就稀里糊涂中了猎人的圈套。极少有狼会被猎网罩住，狼生性多疑，智商绝不亚于狐狸，尤其是带崽的母狼，为了确保小狼崽的安全，行为更是谨慎，遇见猎人安置的诱饵，绝不会冒冒失失就来撕咬。狼似乎不相信有天上掉馅饼这等美事，越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的东西，狼就越是踟蹰不前，反而会多长一个心眼。狼会小心翼翼地靠近诱饵，东瞧瞧，西看看，左嗅嗅，右闻闻，用锐利的眼和灵敏的鼻，仔仔细细搜索。不管人类将诱饵设置得如何巧妙，伪装得如何天衣无缝，经验丰富的狼总能看出或闻出蛛丝马迹来。

高黎贡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牧民的羊群屡遭狼害，隔三岔五就会丢失羊羔。牧民非常气愤，就在宰羊时，将老鼠药塞在新鲜的羊肠里，放在狼经常出没的小路上，想毒死这些偷吃他的羊的恶狼，过了两天去看，羊肠四周布满狼的足迹，还屙了七八泡臭烘烘的狼粪，而灌了老鼠药的羊肠却原封不动地留在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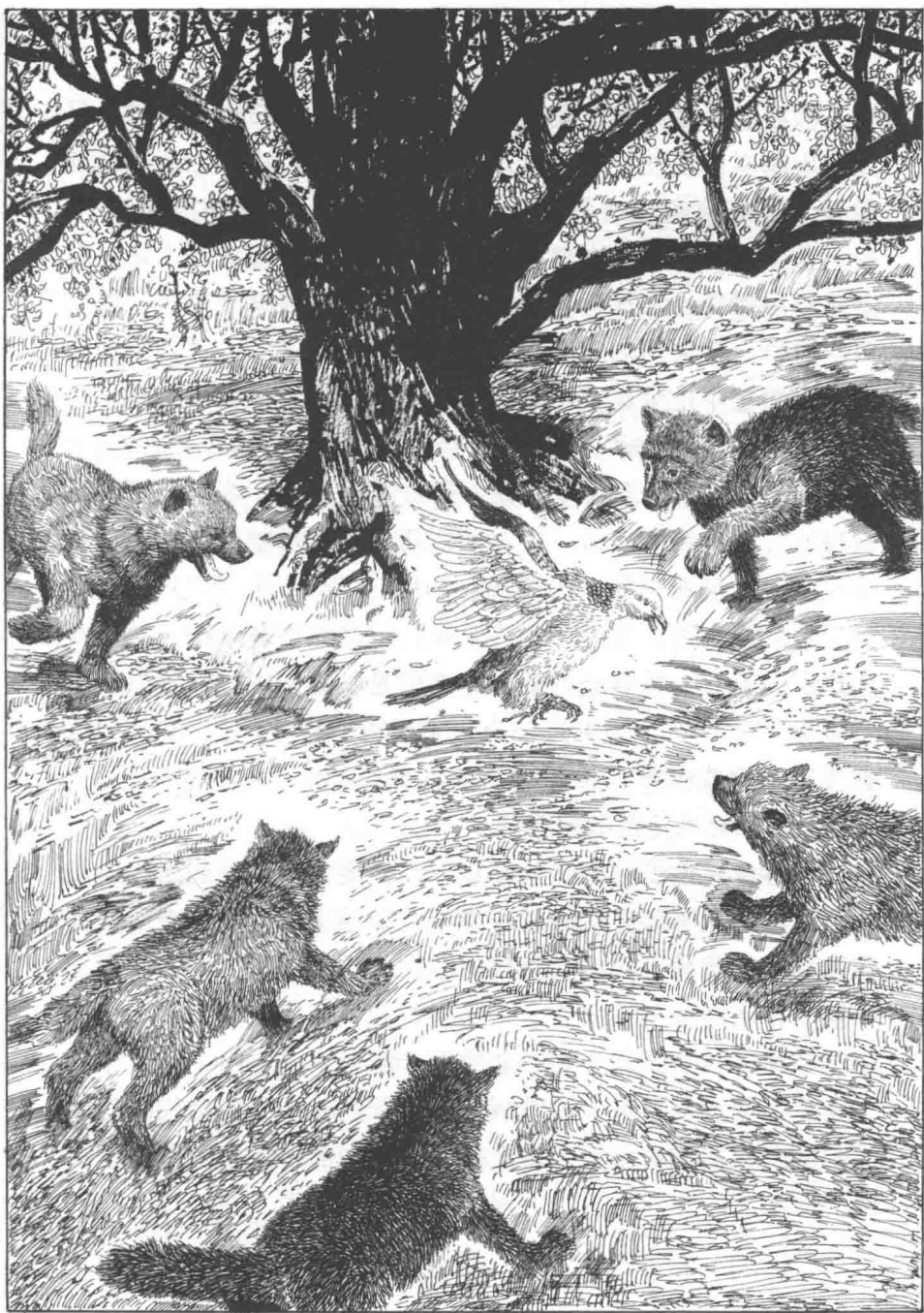
我想，黄美人之所以会被猎网擒住，极有可能与这五只小狼崽有关。

我想象着黄美人落难的经过。早晨，黄美人给五只小狼崽

喂饱了奶，小家伙虽然才刚刚满月，却活泼好动，吵吵嚷嚷要到巢穴外去玩。正值阳春三月，山顶上的残雪还没融化，山下已经青草泛绿，迎春花绽放嫩黄的花蕾。阳光明媚，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黄美人是个有经验的母亲，晓得整天待在阴暗的巢穴里，不利于小家伙的健康，到户外去呼吸新鲜空气，洗个灿烂的日光浴，在铺满嫩芽的草地上奔跑打闹，对小家伙的身心发育大有裨益。于是，黄美人领着五只小狼崽，跑到山谷来踏青。

小家伙们很淘气，对未知的世界充满好奇，一会儿扑捉蝴蝶，一会儿追逐雀鸟，玩得不亦乐乎。看着憨态可掬的儿女，黄美人心里充满了骄傲，一颗狼心为之陶醉。但黄美人知道，对毫无防卫能力的小狼崽来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凶险，只要有可能，各种凶禽猛兽都想把小狼崽捉去当美味佳肴呢。因此，黄美人守护在小狼崽身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停地耸动鼻翼嗅闻四周，丝毫不敢放松警惕，唯恐发生意外。就这样，这家子狼来到臭水塘。这时，左侧约两百米远的一丛灌木，枝条摇曳发出异常动静，黄美人的心陡地提到嗓子眼，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那丛灌木上，慢慢走了过去，视觉听觉嗅觉三种感觉器官并用，想探明躲藏在灌木中的究竟是无害的食草兽还是有害的食肉兽。幼狼不知愁滋味，照样玩它们的。

小家伙们来到海棠树下，发现了这只被强巴当作诱饵的斑鸠，便兴致盎然地围了过去，呦呦啾啾，用细嫩的嗓子嗥叫了起来。这五只小狼崽中，数黑兵痞胆子最大，伸出柔弱的爪



子，就要去撕抓斑鸠。斑鸠被绑住双腿，不能飞也无法逃，只能尖厉鸣叫，使劲扑扇翅膀，并做出啄咬状。小狼崽们惊慌地散开。当斑鸠翅膀扇累了，蹲伏下来时，小狼崽们又拥了上去。这个时候，黄美人已弄清楚，两百米开外那丛灌木里，原来是一头野牦牛在觅食。野牦牛属于典型的食草动物，一辈子只吃青草，从来不沾荤腥。你即使把小狼崽当点心送到野牦牛面前，野牦牛也会谢绝不吃的。野牦牛对小狼崽构不成任何威胁。黄美人长长地舒了口气，转身想退回到小狼崽身旁来。

黄美人当然看到了小狼崽在围攻那只斑鸠，当然也听到那只斑鸠扑扇翅膀的声音，它是匹阅历很深的母狼，富有丛林生活经验，立刻看出其中的蹊跷。一只双翅完好无损的鸟，在几只狼崽的骚扰下，竟然不腾飞逃逸，这实在有悖常理，让狼匪夷所思！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那就是狡猾的人类在这只斑鸠身上做了手脚。一想到这一点，黄美人立即发出报警式嗥叫，并飞身向海棠树奔去，想制止小狼崽去扑捉那只怪异的斑鸠，并离开这棵充满危险的海棠树。

可惜，它迟了一步。就在它发出报警式嗥叫的前一秒，黑兵痞已经用爪子搂住斑鸠的身体使劲拉扯了：只听得树冠上哗啦一声响，黄美人刚好就奔到树下，来不及躲闪，被猎网罩了个正着；而那五只小狼崽，在听到黄美人报警式嗥叫后，连滚带爬躲到海棠树背后去了，逃过了一劫。

就在我想象黄美人被猎网罩住的原因时，强巴已用藏刀削了一根沉甸甸的木棍，他摆出打高尔夫球的姿势，嗖地在空中劈了一棍。